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寧夏鎮營堡關隘衛所河道圖》初步研究

李新貴

**內容提要：**《寧夏鎮營堡關隘衛所河道圖》是一幅彩繪的傳統山水畫式輿圖，是研究今天寧夏平原城鎮、關隘和河渠分佈的重要圖籍。經考證，此圖約繪製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前後，反映的是清軍平定此間回民之後對寧夏鎮綠營兵制系統的重新部署，以及興修河渠以發展農業的情況。

**關鍵詞：**河道圖 寧夏鎮 營制 汛制

《寧夏鎮營堡關隘衛所河道圖》（以下簡稱《河道圖》），繪製者不詳。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1幅，彩繪，左上角以黃紙簽豎寫圖名，圖之主要內容以方格網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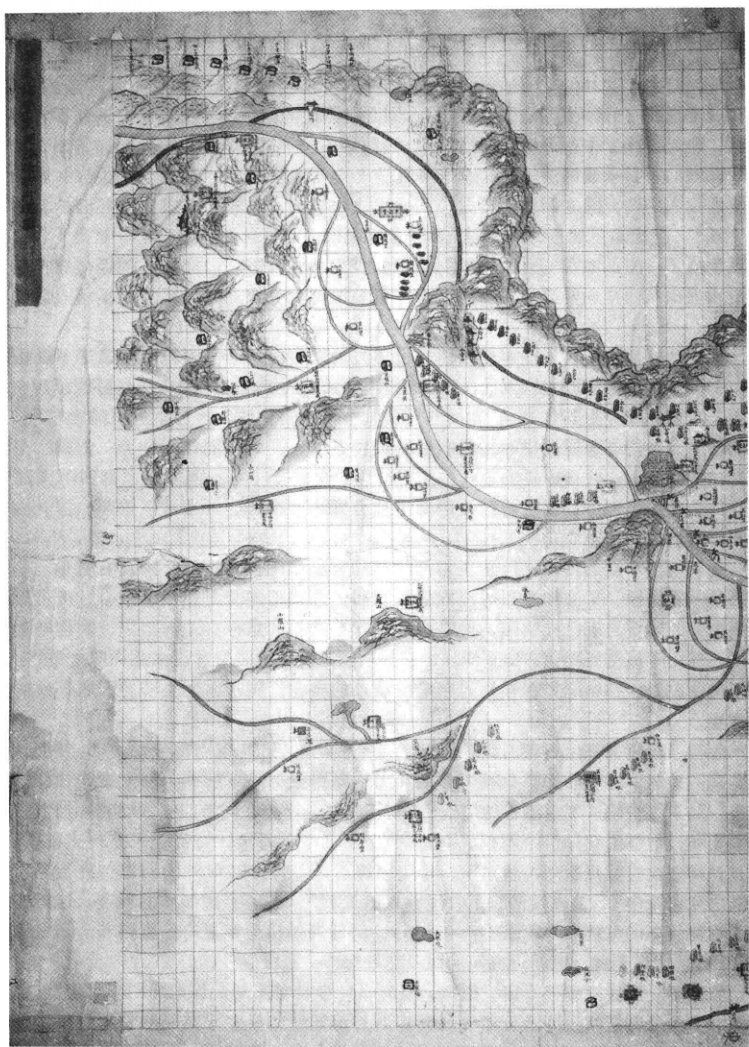
該圖上西下東，左南右北。北達石嘴子（今寧夏石嘴山），南至香山堡（今中衛紅泉鄉），西接伊克昭盟，東鄰阿拉善額魯特旗。圖之中心部分約相當於今寧夏平原加上其東面的河東沙區，即清代寧夏鎮的轄區。黃河敷以黃色，支流以綠色相區別。各條河渠繪以淺黃色。賀蘭山繪以淺藍色，山上無林木。邊牆、營堡、關隘、汛墩和蒙古牧帳，分別以不同的形象畫法繪製。

通過圖名可以初步判斷，這是一幅以軍事為主的地圖。圖之內容可資佐證，如“寧夏鎮標”、“李崗堡把總分防平羅營屬”。“鎮標”、“把總”等詞，進一步說明這是一幅以反映寧夏鎮綠營兵制部署的軍事圖。圖中的各民堡，則說明了這裏戰事之後，興修渠道以發展農業的情況。

然而，這幅輿圖繪製者，並沒有清晰地繪製出寧夏鎮轄屬諸營和各汛、堡以及寧夏府各民堡行政上的隸屬關係。本文擬結合輿圖的繪製背景，對其作進一步研究。

## 一、輿圖繪製的時間

這幅輿圖，約繪製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靈武營設置的時間可資為證，“同治十一年，馬化澂平，以靈州營鞭長莫及，增設靈武營參將”<sup>①</sup>。在平定金積堡（今吳忠市金積鎮）後，清廷於其附近設置了靈武營以資鎮撫。同年，又將寧夏水利同知移駐金積堡，改為寧靈撫民同知，以管理這裏的餘衆<sup>②</sup>。可是，圖中並沒有繪製出與金積堡、寧靈廳同年設置的靈武營。這絕不是繪圖者忽略，而應是有意為之。因為在圖的偏東之處，卻繪製出了當時回衆聚集的大水坑<sup>③</sup>。這個地方比起馬化澂盤踞的金積堡，實在微不足道。因此，這幅輿圖沒有繪製出金積堡，應是繪製者有意為之，以此強調這是平定馬化澂起事的結果。



《河道圖》局部

## 二、輿圖繪製的背景

清同治元年（1862），陝西發生回民起義<sup>④</sup>。起義的烽火，迅速向西蔓延到甘肅。不久，平遠所（今寧夏同心縣豫旺鄉）、同心城兩地的回民亦聚眾響應。清廷即日揀派官兵，馳赴靈州、中衛等地擇要扼守<sup>⑤</sup>。因防堵不力<sup>⑥</sup>，回眾迅速向北圍逼靈州，結果駐守該城的官兵一觸即潰，向北退守橫城堡（今靈武橫城鄉）<sup>⑦</sup>。靈州的失守，意味著寧夏府南面的門戶隨之洞開。於是，回眾再次乘機向北推進，攻破府城北面的重鎮平羅縣城<sup>⑧</sup>。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裏，寧夏鎮轄屬的大部分營堡相繼淪陷。結果，寧夏府城就變成了一座孤城<sup>⑨</sup>。正當清廷手忙腳亂之際，同治二年（1863），固原城與控制來往於六盤山東西交通要道的瓦亭關（今寧夏涇源縣大灣鄉瓦亭村）亦先後落入義軍之手。

鑒於此，清廷製定了從寧夏四面規復寧夏的戰略：西面的阿拉善盟通過賀蘭山各隘口為困守在寧夏滿城的官軍提供糧秣輸送<sup>⑩</sup>；東面的伊克昭盟配合從延綏等鎮西來的清軍，攻擊回眾並阻其北上<sup>⑪</sup>；北面的平羅城中轉自歸化城等地運來的軍需物資<sup>⑫</sup>；南面的固原、慶陽則疏通從慶陽北上寧夏的糧食通道，同時協助鎮壓固原、慶陽、平涼等地的回民起義。收復寧夏的重任，則交給固原提督雷正綰和西安將軍都興阿兩部<sup>⑬</sup>。清廷的這種鉗形部署，就是希望這兩部迅速合圍聚殲回眾，一舉拿下靈州，援救困守在寧夏滿城內的官軍<sup>⑭</sup>。

這種規復寧夏的戰略，因雷正綰部的滯緩 and 都興阿部的臨變，卻沒有實現。前者主要是因為固原、平涼和涇州等地回眾的掣肘，遲遲不能北上與後者匯合。後者鑒於靈州東面的險要之處已被佔領，且從定邊至寧夏漫長的路程有黃河阻隔，則臨時製定了從石嘴山等地渡河與固守寧夏滿城的官兵對圍困該城的回眾實行南北夾擊之策<sup>⑮</sup>。這種臨時的改變，卻給踞守在靈州的回眾以喘息的機會，同時亦失去了對固原等地的震懾作用。

起初，杜噶爾部由石嘴山渡過黃河，甚為順利<sup>⑯</sup>，迅速攻克寶豐縣城<sup>⑰</sup>。然而，這裏開闊的地勢，卻使該部本來就不多的兵力，顯得更加兵單勢弱，加上後繼糧秣供應不足，結果很快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sup>⑱</sup>。雷正綰部雖終於在同治四年（1865）閏五月逼近靈州城，但亦因糧秣供給困難成為強弩之末<sup>⑲</sup>。三個月後，該部仍未能攻克靈州城。於是，轉而攻打靈州西南的金積堡，希望因糧於敵，但卻被堡外的回眾包抄後路，官軍為之死傷衆多<sup>⑳</sup>。這直接滯緩了收復寧夏的進程<sup>㉑</sup>。與清軍相頡頏的回眾，這時亦出現了糧秣供應的危機<sup>㉒</sup>。同治五年（1866），清廷開始接受寧夏府、靈州和金積堡等地回眾的投誠<sup>㉓</sup>。至此，歷時近五年的回眾起事暫告一個段落。

雖然寧夏回眾陸續被平定、招撫，但河州（今甘肅臨夏）等地卻相率而起<sup>㉔</sup>。面對邊疆形勢的急劇扭轉，同治五年（1866）八月清廷便特授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以期迅速綏靖邊圍<sup>㉕</sup>。八年（1869），清軍兵分三路挺進甘肅。北路軍，由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督率，直指定邊、花馬池，以便邀擊從董志塬北竄的回眾<sup>㉖</sup>。同年九月，馬化澂再次起事，靈州亦隨之再次失守<sup>㉗</sup>。隨後，劉松山部直插位於靈州和金積堡之間的吳忠堡

(今寧夏吳忠)<sup>32</sup>，擬收南北夾擊之效。十二月，清軍終於攻克金積堡<sup>33</sup>。隨著金積堡的平定，寧夏各地的回眾被滅<sup>34</sup>。

經過近十年的角逐，寧夏各地可以說是滿目瘡痍。且不說同治十年（1871）平定之後的情況，同治五年（1866）這裏已慘不忍睹。寧夏將軍穆圖善上奏說：

據稱寧夏府城，自遭兵燹以來，土地荒蕪，生靈塗炭，城內僅剩窮黎數百，房廬鋪肆，焚掠一空。若不興修渠道，招民歸業，早事春耕，則夏秋顆粒不收，兵糈民食，無所取資，全局依然渙散。惟渠工、牛、糧、籽種，並一切設官安兵賑濟難民等項，需款浩繁。本處地方凋敝，無項可籌，請飭山西就近撥銀十萬兩，以濟急需各等情<sup>35</sup>。

歷時五年之久的回民起義，使寧夏的土地荒蕪，黎民多死難於戰火，於此破敗慘景之下，當務之急就是招徠百姓，興修渠道，力耕南畝。同年二月、三月，清廷接連下詔曉諭寧夏將軍穆圖善，務必要周歷寧夏各莊查驗，妥善招撫投誠回民，使其各歸其業，及時耕種，不得藉口擾累<sup>36</sup>。

比招撫百姓、興修渠道更為重要的，就是整飭營武。同治六年（1867），這裏的兵額已所剩不足。文獻是這樣記載的：

寧夏鎮綠營兵額約七千人，陝西定邊協綠營兵額亦不下千餘人。自回匪變亂後，寧夏鎮標及定邊協標存兵均不過百餘人，營武空虛，全賴客兵，藉資捍禦，殊非長久之計。自左宗棠入甘後，著即將寧夏鎮標兵丁查照原額，迅募土著民人入伍，勤加訓練，並先會同喬松年將定邊協額兵，依法照數補足<sup>37</sup>。

回事之前，寧夏鎮綠營兵額約七千人。之後，已所存無幾。結果，只能依靠客兵來穩定社會秩序。這對地處邊疆的寧夏鎮而言，終非長久之計。因此，迅速招募土著以補兵額不足，就成為當務之急。此任務交給了同治八年（1869）準備進入甘肅的陝甘總督左宗棠。然而，隨著此年寧夏再次陷入混亂，這項旨在恢復寧夏鎮兵額的措施，恐未能實行。時至同治十年（1871），寧夏各地回眾已被次第肅清，因此迅速恢復寧夏鎮兵額的措施又提上日程。我們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試圖復原出《河道圖》中的寧夏鎮綠營兵制系統和各民堡在行政上的隸屬的關係。

### 三、寧夏鎮綠營兵制系統復原

寧夏鎮綠營兵制系統，是按照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和把總等編制建立起來的一套軍事系統。首先，復原出圖中寧夏鎮綠營兵制，然後按照已復原出的兵制，逐次復原出鎮屬營制、汛制轄屬的各堡。

#### （一）寧夏鎮綠營兵制

至於寧夏鎮綠營兵制的復原方法，我們首先結合《寧夏府志》卷五《建置》、卷十

一《職官·兵防》<sup>⑤</sup>中的記載，確定嘉慶三年（1798）寧夏鎮綠營兵制。然後，再與《朔方道志》卷十二《職官志》<sup>⑥</sup>所記清末寧夏鎮綠營兵制進行對比。最後，將這種對比的結果與同治十一年（1872）的《河道圖》中已記載的寧夏鎮綠營兵制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就可以復原出這幅圖寧夏鎮綠營兵制。結果如下表。

表一 寧夏鎮綠營兵制變化對比表

	數量	駐所（寧夏府志）	數量	駐所（朔方道志）
總兵	1	寧夏鎮	1	寧夏鎮
副將	1	中衛營	1	中衛營
參將	3	花馬池營 平羅營 靈州營	4	花馬池營 平羅營 靈州營 靈武營
遊擊	7	鎮標前後左右 玉泉營 洪廣營廣武營	7	鎮標前後左右 玉泉營 洪廣營廣武營
都司	4	城守營 興武營 橫城營 中衛營	4	城守營 興武營 橫城營 中衛營
守備	13	鎮標左右前後 靈州 玉泉營 洪廣營 石空寺 古水堡 同心城 安定堡 平羅營 廣武營	15	鎮標左右前後 靈州 玉泉營 洪廣營 石空寺 古水堡 同心城 安定堡 平羅營 廣武營 花馬池營 興武營
千總	13		13	
把總	47		47	

從清嘉慶三年（1798）至清末的二百餘年間，寧夏鎮綠營兵制系統有二點主要變化：一是同治十一年（1872）平定馬化澂之後，增設靈武營參將；二是《寧夏府志》中守備數量為13員，比《朔方道志》少了花馬池、興武營2員。這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基本信息：在這二百餘年間，寧夏鎮綠營兵制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因此，在繪製時間上，介於這兩部方志之間的《河道圖》中的寧夏鎮綠營兵制，亦應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基於此，這兩部兩志中內容相同的部分，均可以看做圖中的內容。且把《朔方道志》中出現而不同於《寧夏府志》的內容，亦看做是圖中已經出現並向後延續的結果。為與圖中原有的內容相區別，我們將復原的結果以“【】”號表示。

1. 總兵1員；
2. 副將1員：中衛營【副將】；
3. 參將4員：平羅營【參將】、花馬營【參將】、靈州營【參將】、靈武營【參將】；
4. 遊擊7員：【鎮標左右前後四營遊擊】、玉泉營【遊擊】、洪廣營【遊擊】、廣武營【遊擊】；
5. 都司4員：【城守營】、橫城營【都司】、興武營【都司】、中衛營【都司】；
6. 守備15員：【鎮標左右前後】、靈州營【守備】、玉泉營【守備】、洪廣營【守備】、石空營守備、古水井守備、同心營守備、安定堡守備、平羅營【守備】、廣武營【守備】、花馬營【守備】、興武營【守備】；
7. 千總13員；

8. 把總 16 員：香山堡，石咀子，惠安堡，石溝驛，李崗堡，臨河堡，紅寺堡，韋州堡，大壩堡，平羌堡，鎮朔堡，鎮北堡，棗園堡，清水營，紅山堡，毛卜喇堡；

9. 新增營：【寶豐縣營】，【永興堡營】。

與《朔方道志》相較而言，《河道圖》中新增了寶豐縣和永興堡兩營。至於其在寧夏鎮綠營兵制中的編制，俟考。不過，它們增設於同治十一年（1872）平定回衆之後，應是沒有問題的。另一個變化，就是寧夏鎮轄屬把總數量上的差異：在《河道圖》中，廢除了鎮羅堡把總，增添了香山堡、石咀子、惠安堡和石溝驛四把總，並將威鎮堡降為一般的民堡。下面，我們結合寧夏鎮綠營兵制之營制轄屬的變化做一分析。

## （二）寧夏鎮綠營兵制之營制的轄屬

寧夏鎮綠營兵制的變化，自然引起其營制轄屬的變化<sup>⑥</sup>。為理清《河道圖》中的這種變化，將其與《寧夏府志》中嘉慶三年（1798）寧夏鎮營制做一比較。結果如下表：

表二 寧夏鎮綠營兵制營制轄屬變化對比表

河道圖	寧夏府志					
中衛營	石空堡		古水堡		石空堡	香山堡
花馬營	惠安堡	安定堡	韋州堡	惠安堡		安定堡
平羅營	李崗堡		威鎮堡		李崗堡	石咀子
靈武營			同心城		紅寺堡	
			韋州堡		胭脂川	
靈州營	臨河堡	同心城	紅寺堡	臨河堡		石溝驛
玉泉營	大壩堡		平羌堡	大壩堡		平羌堡
洪廣營	鎮北堡		鎮朔堡	鎮北堡		鎮朔堡
廣武營	棗園堡			棗園堡		
橫城營	清水堡		紅山堡	清水堡		紅山堡
興武營	毛卜喇			毛卜喇		

通過列表，可以看出《河道圖》中寧夏鎮綠營兵制之營制轄屬的變化：

首先，中衛營增設香山堡把總。該把總至少應設置於道光初年。道光二年（1822）刊刻的《續修中衛縣志》可資為證：“中衛營副將一員，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內分防香山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六員，額額外委四員。……分防香山堡守兵九名。”<sup>⑦</sup>香山堡把總的設置與其所在的地理環境有關。“香山，（中衛）縣之南山總名，前明威慶藩王牧場。至國朝，始入縣治。其地周環約五百餘里。東南接壤靈州胭脂川，西南與靖遠薪高峰子廬溝聯界。山巔高約十里，舊建香嚴寺。其山地可耕牧。山民隨水而居，多穴處為土窯，喜畜牧，舊稱七十二水頭是也。然田皆旱地，全賴雨陽時若，

乃可種可收。大抵歲早扁災，十居三四。”<sup>⑧</sup>“香岩寺”，亦即圖中的“香山寺”。香山堡，就位於香山寺附近。香山寺，是從靈州胭脂川南下到靖遠新高峰子廬溝的所經之地。如果這裏雨暘及時，亦不失為一片可資耕種之區。這應是在香山寺附近設置香山堡的主要原因。

其次，廢除平羅營屬威鎮堡把總，增設石咀子把總。石咀子把總，應設置於道光初年。道光九年（1829）刊刻的《平羅紀略》卷二《建置》“平羅營守備署”條下，已有石咀子把總。於此設置把總，與這裏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石咀子西部，為賀蘭山山地，中部為銀川平原，東部為鄂爾多斯臺地。黃河自北向南流過平羅寬闊的地勢之後，因受兩邊山地的約束，進入石咀子後就變得狹窄起來，“山石突出如嘴”<sup>⑨</sup>。所以，到了嘉慶十二年（1807），陝甘總督就奏裁紅城主簿移駐石嘴子<sup>⑩</sup>。同治年間，這裏又成為綏遠等地糧秣餉銀轉輸的中轉站。結果，位於石嘴子以南的威鎮堡把總，因其位置僻遠就被降為一般的民堡，而石嘴子把總因其位置重要就得以保存下來。

再者，因靈武營的設置所引起花馬池營和靈州營轄屬諸堡的變化。靈武營，位於靈州和花馬池兩營西南的秦、漢兩渠之間。該營設置之前，靈州營參將轄屬同心城守備、臨河堡把總和紅寺堡把總。花馬池參將轄屬安定堡守備、惠安堡把總和韋州堡把總。該營設置之後，靈州營參將雖仍轄屬臨河堡把總，但卻少了同心城守備和紅寺堡把總，增加了石溝驛把總。花馬池營參將雖仍轄惠安堡把總，但卻少了韋州堡把總。不過，靈州營參將和花馬池營參將轄屬減少的部分加上胭脂川經制<sup>⑪</sup>，恰好是靈武營參將的轄屬諸堡。即，同心城守備、紅寺堡把總、韋州堡把總和胭脂川經制。

最後，靈州營增設了石溝驛。石溝驛，今靈武縣白土崗鄉石溝驛村。由此往北有道路直達靈州營，往南直抵慶陽府。同治年間，這裏成為阻止慶陽等地回衆北上的據點。這應是設置石溝驛把總的原因。因其距離靈州營較近，又將其劃歸靈州營管轄。

### （三）寧夏鎮綠營兵制之汛制的轄屬

寧夏鎮綠營兵制的變化，亦影響著其轄屬的汛制的變化。寧夏鎮的汛分為賀蘭山口外邊汛、長城邊汛和內地塘汛三個部分。賀蘭山口外邊汛，指以來往於賀蘭山東西交通道路途中的各隘口為依托所設置的各墩。長城邊汛，指以橫城至花馬池一段的長城為依托所設置的邊墩。內地塘汛，指位於賀蘭山口邊汛以東、長城邊汛以西之間的由各墩組成的塘汛。

至於《河道圖》中各汛的隸屬，我們主要以《寧夏府志》卷十一《職官·兵防》“營汛”條和《朔方道志》卷十一《防兵志》“防地”條作為比照。為製表之便，只列出《寧夏府志》中的邊汛，並以《朔方道志》中的邊汛進行補充訂正。具體步驟，就是將《寧夏府志》中各營轄屬各汛對應到《河道圖》中，結果在空間上就有一個從A點到B點的排列。如果從A點到B點之間，在《寧夏府志》中沒有出現，則認為是《河道圖》中的增設。如果A點在圖中沒有繪製，則取相鄰者為之，

直到 B 點為止。這主要是基於，寧夏鎮轄屬各營堡以黃河及其支流或以引黃各渠為依托成直線排列的特點。具體結果，請參表三賀蘭山口外邊汛表、表四長城邊汛表和表五內地塘汛表。

表三 賀蘭山口外邊汛表

賀蘭山口外邊汛					
	寧夏府志			寧夏鎮營堡關隘衛所河道圖	
平羅營汛	石嘴子口	鎮遠關口	紅口子	王圪口	打磴口
	棗兒口	鎮北關	韭菜口	歸德口	
洪廣營汛	小風口	大風口	安定口	汝箕口	小水口
	大水口	逃軍口	西番口	白塔口	小塔峽口
	大塔峽口	新開口	賀蘭口	宿嵬口	拜寺口
	鎮北口	永吉口	黃峽口	大滾鐘口	
玉泉營汛	獨樹口	乾溝口	山嘴口	金塔口	杏樹口
	赤木口	紅井溝口	紅山夾道口	柳泉口	磨石口
	北岔口	永安口	雙山口	青羊溝口	靈武高口
	大蘆溝	大沙溝口			
廣武營汛	紅井口	井溝口	鎮賊口	北城兒口	水頭井口
	水泉兒口	大佛寺口	石砌界口	三岔溝口	黃沙外口
石空寺營汛	崇慶口	大寺口	小關兒口		
				崇慶口	大寺口
				小寺口	

《寧夏府志》中的“白塔口”、“拜寺口”，即《河道圖》中的“北塔口”、“白寺口”。“白”、“北”為音訛之轉。“白”、“拜”為同音異寫。至於《寧夏府志》中的“打磴口”、“小塔峽口”、“大塔峽口”、“紅山夾道口”、“小兒關口”，則對應圖中的“打磨口”、“小塔口”、“大塔口”、“紅山峽道口”、“小寺口”。“磴”字同“礅”，石磨的意思。

清嘉慶時，賀蘭山口外邊汛的數量為 58 個，到同治時則減少至 46 個。此一直維持到清末<sup>④</sup>。它們主要起到使住牧於賀蘭山東西的漢、蒙兩族生活更加有序化的作用。自明中葉以來，這裏居民時常受到蒙古的侵擾。然而，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從中衛邊牆北上石嘴子劃定蒙、漢兩族生活的界址之後，漢人的耕牧纔得以保障<sup>⑤</sup>。如果蒙古想要進入寧夏平原等地貿易，須“各帶該管蒙古所給腰牌，至邊口城門查驗，聽其入內地交易；如無腰牌，不得擅入”<sup>⑥</sup>。

表四 長城邊汛表

長城邊汛		
	寧夏府志	河道圖
橫城營	通關暗門 石嘴邊墩 出水壑 安邊墩 大驚墩 鎮羅邊墩 窯兒邊墩 廟兒邊墩 塔兒邊墩 定遠邊墩 金湯墩 靖邊墩 古寺邊墩 柔遠墩	暗門
興武營	苦水邊墩 平安墩 暗門墩 沙溝邊墩 雙溝邊墩 咸口邊墩 西沙邊墩 沙嶺邊墩 高梁邊墩 硝池邊墩 乾溝邊墩 中沙邊墩 半個城墩 清字邊墩 鎮邊墩	
花馬池營	汲汲溝邊墩 十一鋪邊墩 七鋪邊墩 暗門四鋪邊墩；二十三鋪邊墩 二十一鋪邊墩 十九鋪邊墩 十六鋪邊墩 十三鋪邊墩 八鋪邊墩 三鋪邊墩 二鋪邊墩 長城關 二鋪邊墩 五鋪邊墩 七鋪邊墩 九鋪邊墩	

據《寧夏府志》記載，長城邊汛的數量為 51 個。時至同治年間，《河道圖》中長城邊汛的數量僅剩下 1 個。

表五 內地塘汛表

內地塘汛		
	寧夏府志	河道圖
平羅營	虎尾渠墩 雙渠墩 定遠墩 王奉開墩 白沙崗墩 田州墩 界牌墩 卞家崗墩 振武墩 烏谷墩 四十里店墩 小新渠墩 瓦子崗墩 保安墩 德勝墩	虎尾墩 雙渠墩 王開墩 定遠墩 卞家墩 白沙墩 界牌墩 鎮武墩 烏谷墩 四十里墩 保安墩 破溝墩 寶馬墩 石嘴子墩
洪廣營	尖塔墩 羅歌墩 寧遠墩 雷家崗墩 中埂墩 新興墩 新常沙窩墩 舊常沙窩墩 周胡疇莊墩 王千戶橋墩 靖羅墩 鹽池灣墩 馬鞍橋 甜水井墩 平湖堡墩 北沙城墩 高家開墩 夏古墩王	小尖塔 丰盈堡墩 羅奇墩 馬家墩 新常沙窩墩 舊常沙窩墩 周明疇莊墩 鹽沙墩 馬鞍橋墩 甜水井墩 平湖墩 北沙城墩
玉泉營	三岔墩 羅家凹墩 舊沙嘴墩 新沙嘴墩 三尖墩 沙嘴墩 分守嶺墩 雙峰山墩 駱家莊墩 張通莊墩 馬圈墩 五塔墩 三其營墩 張義湖墩 過寨兒墩 小鹽湖墩 新渠墩	三岔墩 羅家崖墩 舊沙嘴墩 新沙嘴墩 張通墩 杜家嘴墩 分守嶺墩 馬圈墩 五圈墩 五墩子 沙溝墩
廣武營	五塘墩 六塘墩 沙梁墩 梁口墩 炭窯兒墩 柳條渠墩 紅寨兒墩 沙棗兒墩	沙梁墩 石炭墩 柳條墩 渠口墩

續表

	寧夏府志	河道圖
中衛營	長流水汛 甘塘子汛 凱歌墩 德勝墩 石崗墩 咸井兒墩 鎮永墩 永安墩 石崗墩 芮家營墩 紅廟兒墩 朱家營墩 拒險墩 長山頭汛 大紅溝汛 舊疇莊墩 餘丁渠墩 上山河橋汛 野豬口汛 雙井子汛 城門墩 雍家墩 李家溝汛 麻黃溝汛 營盤水汛 石梯子橋汛 紅腰綫汛 寺口子汛 下山河橋汛 煙洞溝汛	三十里長流水汛 三十里甘塘子汛 凱歌汛 凱歌墩 德勝墩 石崗子 鎮羅堡汛 四十里一碗泉汛 四十里青崖子汛 疇莊墩 余丁墩 四十里營盤水汛 三十里石梯子汛 官莊子 寺口子 紅腰綫 紅梁子 黨家水汛
靈州營	夏家堡墩 魚湖墩 馬站湖墩 宴湖墩 新墩子墩 茨煙墩 上十里墩 磁窯寨墩 賣崗子墩 白土墩 舊石溝墩 紅窯墩 深沙溝墩 野馬墩 木場墩 河東關汛 平湖墩 大紅溝汛 白崖口汛 紅石崗汛 胭脂川汛 紅寺兒汛 水頭兒汛 滾泉汛 大壑子水汛	夏家墩 漁湖墩 馬站墩 宴湖墩 新墩子墩 茨煙墩 十里墩 水楊墩 河東關墩 平湖墩 赤木墩 魚戶墩 棗崗墩 舊石溝墩 新石溝墩
靈武營		白馬寺 上山河橋汛 野豬口汛 下山河橋汛 紅梁子 沙泉堡 紅紗墩 泉眼山 焚河渡 雙井子 南河橋
花馬池營	二道溝汛 傳家地坑汛 武家淌汛 十里墩 紅墩子墩 湯房墩 威遠墩 雄峰墩 大口子汛 石坂泉汛 石頭坂汛 西路塘房墩 東路塘房墩	四輔墩 高阜墩 防禦墩 鹽池子 五家塘 十里墩 紅墩子 紅窩墩 湯房墩 沈沙墩 西倒墩 火房塔墩 哨茭墩 筇墩
興武營	哨汲塘房墩 西倒墩塘房墩 鎮安塘房墩 石山塘房墩 鎮安塘房墩	鎮安墩
橫城營	大墩塘房墩 石嘴塘房墩 水塘房墩 鎮羅塘房墩 廟兒塘房墩	新添大墩 石嘴塘墩 鎮羅墩 新廟墩 石山墩 倒塔墩

清嘉慶時，寧夏鎮各營轄屬 15 個墩、汛，至同治年間則減少了 68 個。質言之，嘉慶時寧夏鎮塘汛的數量到同治年間僅保存了 67 個，一半已經廢棄。在廢棄的同時，亦增加了 36 墩。

通過以上對寧夏鎮綠營兵制系統對比變化的研究，可以看出：《河道圖》中該鎮系統反映的是同治十一年（1872）清軍平定回衆之後的結果。在圖中減少的邊汛和塘汛，說明是清軍和回衆近十年角逐造成的破壞所致；圖中增加的內容，則是清軍平定回衆之後進行善後的結果。此亦可通過寧夏府轄屬民堡在行政上隸屬的變化，做進一步研究。

#### 四、民堡的行政隸屬

《寧夏府志》卷五《建置》、《嘉慶靈武志跡》卷一《城址堡寨志第四》、《續修中衛縣志》卷二《建置考》均有“城池”和“堡寨”兩條。《平羅記略》卷二《建置》則有“城池”和“堡屯”兩條。考之徵引文獻，所謂的“城池”，主要指軍事性的城堡，諸如參將、守備、都司和遊擊等駐紮的地方。“堡寨”，則多指因河、渠、湖泊、灌溉所形成的村落。《續修中衛縣志》“堡寨”條是這樣記載的：“附各灘、湖、山、莊。凡有村落著，俱各載入。”事實上，在《河道圖》中，亦用不同的形象畫法，區分了軍事性的城池和行政性的民堡。前者繪以深藍色的邊框，後者則繪以淺黃色的邊框。

清嘉慶至同治年間，寧夏府轄屬靈州和寧夏、寧朔、平羅、中衛四縣。至於《河道圖》中轄屬的民堡，我們主要以嘉慶三年（1798）刊刻《寧夏府志》、同治十三年（1874）繪製的《寧夏河渠圖》<sup>6</sup>作為參考。前者旨在說明《河道圖》中民堡數量的變化，後者因時間更接近該圖。所以，《河道圖》中民堡行政上的隸屬，就以《寧夏河渠圖》中各民堡行政隸屬關繫為準。具體結果，如下表。

表六 寧夏府民堡行政隸屬變化對比表

	寧夏河渠圖	河道圖
寧夏縣	王澄堡 金貴堡 鎮河堡 河西寨堡 李祥堡 楊和堡 王太堡 王洪堡 葉升堡 任春堡 通寧堡 通朔堡 通貴堡 通昌堡 通吉堡 徐旺堡 王全堡 魏信堡 河忠堡	王澄堡 潘昌堡 金貴堡 鎮河堡 河西寨 李祥堡 楊和堡 二泰堡 王紅堡 葉昇堡 任春堡 高崖子 通寧堡 通朔堡 通貴堡 通昌堡 通吉堡 許旺堡 王全堡 魏信堡 河中堡
寧朔縣	大壩堡 玉泉營 平羌堡 寧化寨堡 靖益堡 楊顯堡 丰盈堡 豐澄堡 楊信堡 蔣頂堡 曾剛堡 宋澄堡 邵剛堡 金積堡 林皋堡 林樂堡 陳俊堡 馬站堡 李俊堡 唐鐸堡 張政堡 謝保堡	大壩堡 玉泉營 寧化寨堡 敬益堡 楊顯堡 丰盈堡 豐登堡 蔣頂堡 曾剛堡 宋澄堡 林皋堡 陳俊堡 馬站堡 李俊堡 唐鐸堡 張正堡 漢壩堡 瞿靖堡 千祥堡
靈州	蒙城堡 惠安堡 石溝堡 鹽池堡 胡家堡 紅寺堡 新濟堡 高平堡 安定堡 永興堡 興武堡 毛喇堡 清水營 紅山堡 同心城 朔寧堡 張恩堡 章州堡 屯馬寺 鳴沙堡 早元堡 中營堡 金積堡 武忠堡 秦壩堡 漢白堡 恩和堡	蒙城堡 惠安堡 石溝驛 鹽池堡 高平堡 清水營 興武營 同心營 張恩堡 章州堡 鳴沙州堡 棗園堡 中營堡 吳忠堡 秦壩堡 漢伯堡 恩和堡 顯寧堡 安定堡 白土崗 永寧堡 張恩堡 鳴沙州堡 恩和堡
中衛縣	宣化堡 新寧安堡 寧安堡 永康堡 常樂堡 鎮青堡 鐵通堡 渠口堡 千鎖營 鎮羅堡 張義堡 永青堡 廣武營 石空寺堡 甜水堡	宣和堡 新寧安堡 寧安堡 永康堡 常樂堡 鎮靖堡 鐵雨堡 渠口堡 石空寺營 古水井堡 廣武 武中堡 白馬灘堡 柔遠堡

	寧夏河渠圖	河道圖
平羅縣	許合堡 桂文堡 常信堡 蘆祥堡 高容堡 丁義堡 鎮北堡 鎮朔堡 惠威堡 姚伏堡 李剛堡 周澄堡 張亮堡 紅崗堡 上堡閘 下堡閘 北長渠堡 南長渠堡 簡泉堡 西 通堡 沿河堡 萬寶堡 內西河堡 外西河 堡 通豐堡 尾閘堡 東永固堡 西永固堡 惠北堡 上省嵬堡 下省嵬堡 廟臺堡 渠 中堡 渠羊堡 沿堤堡 紅萬堡 靈沙堡 正閘堡 渠口堡 東永惠 六羊堡 六中堡 西永惠堡 交齊堡 東通平堡 西通平堡 五香堡 通成堡 通伏堡 清水堡 通義堡 市口堡	交及堡 渠口堡 通惠堡 六羊堡 通順 堡 西永惠 西永潤 東永固 西永固 渠中堡 永平堡 靈沙堡 紅崗堡 渠揚 堡 萬寶堡 沿堤堡 沿河堡 西通平 東通平 河西堡 南長堡 五香堡 市口 堡 通義堡 通伏堡 清水堡 通澄堡

據《寧夏府志》記載，寧夏府隸屬州縣轄屬堡寨共計 161 個，《河道圖》中與其相對應的有 82 個，少了 79 個，增加了 11 個。這應是同治年間回事所造成的結果。事實上，早在同治二年（1863），寧夏黃河東西因受回民起義的衝擊，“百十餘堡悉成灰燼”<sup>①</sup>。雖然《河道圖》中的堡寨減少的數量與文獻記載所減少“百十餘堡”的數量不相吻合，但如果考慮到同治年間寧夏回民起義已經粗定，一系列關於河渠農業發展的措施已得以施行，那麼所增加的堡寨數可能就是同治五年（1866）至八年（1869），或同治十一年（1872）平定回民之後修繕的結果。

## 五、結語

《河道圖》，是一幅約同治十年（1871）平定寧夏回民起義之後寧夏鎮綠營兵制的部署圖，是研究清代寧夏鎮重要的軍事圖籍。目前，流傳至今的有關寧夏地區的輿圖，多分散在志書之中，而繪製內容又多以河渠水利為主。因此，這幅圖在一定程度上就彌補了這類地圖的空白。

《河道圖》亦可補充現存文獻記載的不足。諸如，《寧夏府志》等文獻都明確記載了賀蘭山口外邊汛的數量、名稱，然而對於這些連結賀蘭山東西交通隘口的具體位置卻很少涉及。但《河道圖》卻讓我們清楚了它們的空間分佈和各個堡寨的相對位置。

事實上，本文只是對這幅圖做了一個初步復原的工作，明確了寧夏鎮綠營兵制的空間分佈和轄屬各堡，以及各民堡在行政上的隸屬關係。那麼，在這兩種體制並存之下的軍事性的營堡和行政營的民堡之間的關係，就是另外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 注釋：

① 馬福祥等修，王之臣纂：《朔方道志》卷十一《職官志·清代官志》，民國十五年（1926）鉛印

本，第559頁。

- ②《清穆宗實錄》卷三百三十五，同治十一年六月丁巳條，第54282頁。
- ③《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同治四年五月下乙卯條，第51284—51286頁。
- ④《清穆宗實錄》卷三十八，同治元年八月下甲戌條，第48859頁。
- ⑤《清穆宗實錄》卷四十四，同治元年九月下庚午條，第49013頁。
- ⑥《清穆宗實錄》卷四十六，同治元年十月中乙未條，第49087頁。
- ⑦《清穆宗實錄》卷四十六，同治元年十月中戊戌條，第49097頁。
- ⑧《清穆宗實錄》卷四十九，同治元年十一月丙寅條，第49181頁。
- ⑨《清穆宗實錄》卷五十，同治元年十一月下己巳條，第49190—49191頁。
- ⑩《清穆宗實錄》卷八十三，同治二年十二月壬辰條，第50176頁。
- ⑪《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八，同治四年七月戊寅條，第51445—51446頁。
- ⑫《清穆宗實錄》卷八十八，同治二年十二月壬辰條，第50176頁。
- ⑬《清穆宗實錄》卷六十一，同治二年三月癸亥條，第49502—49503頁。
- ⑭《清穆宗實錄》卷八十六，同治二年十一月下壬申條，第50133—50134頁。
- ⑮《清穆宗實錄》卷一百零三，同治三年五月中癸丑條，第50477—50478頁。
- ⑯《清穆宗實錄》卷一百零九，同治三年七月中丁巳條，第50622—50623頁。
- ⑰《清穆宗實錄》卷一百一十一，同治三年八月上辛未條，第50657頁。
- ⑱《清穆宗實錄》卷一百一十二，同治三年八月中辛巳條，第50693—50695頁。
- ⑲《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四十一，同治四年閏五月上壬申條，第51318頁。
- ⑳《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四十七，同治四年七月上庚午條，第51427頁。
- ㉑《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四十九，同治四年七月下戊子條，第51467—51468頁。
- ㉒《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六十，同治四年十一月庚辰條，第51694—51696頁。
- ㉓《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六十五，同治五年正月上癸亥條，第51782—51783頁。
- ㉔《清穆宗實錄》卷一百七十五，同治五年四月下壬子條，第51938頁。
- ㉕《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三，同治五年八月下癸卯條，第52057—52058頁。
- ㉖《清穆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九，同治八年五月下丁酉條，第53290—53291頁。
- ㉗《清穆宗實錄》卷二百六十六，同治八年九月上甲戌條，第53376—53377頁。
- ㉘《清穆宗實錄》卷二百六十六，同治八年九月上乙亥條，第53379—53380頁。
- ㉙《清穆宗實錄》卷三百，同治九年十二月中己卯條，第53841—53842頁。
- ㉚《清穆宗實錄》卷三百零四，同治十年二月壬戌條，第53890頁。
- ㉛《清穆宗實錄》卷一百六十七，同治五年正月庚寅條，第51818頁。
- ㉜《清穆宗實錄》卷一百七十三，同治五年三月下庚辰條，第51892頁。
- ㉝《清穆宗實錄》卷一百九十四，同治六年正月庚申條，第52250頁。
- ㉞張金城修，楊浣雨輯：《寧夏府志》，清嘉慶三年（1798）刻本，第86—104頁；第237—250頁。
- ㉟馬福祥等修，王之臣纂：《朔方道志》卷十一《職官志·清代官志》，民國十五年（1926）鉛印本，第555—560頁。
- ㊱按《寧夏府志》卷五《建置》、清嘉慶三年（1798）刊刻《靈州志跡》的記載，清廷均在紅寺堡設置把總，但未載其歸屬。今根據其地域的遠近，將其歸於靈州營管轄下。
- ㊲黃恩錫編纂，鄭元吉修纂：《續修中衛縣志》卷四《邊防考·營制》，寧夏中衛縣志編輯委員會點注本，寧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頁。
- ㊳黃恩錫編纂，鄭元吉修纂：《續修中衛縣志》卷一《地理考·營制》，第7頁。
- ㊴徐保字纂：《平羅紀略》卷一《輿地》“山川”條，王亞勇校注本，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5 頁。

- ⑩ 徐保字纂：《平羅紀略》卷二《建置》“公署”條，第 48 頁。
- ⑪ 據楊芳燦監修、郭楷纂修：《嘉慶靈州志跡》卷一《兵額營汛遞志》“營汛”條（張建華、蘇昀校注本，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88 頁）記載，胭脂川為靈州營轄屬二十五汛之一汛。
- ⑫ 馬福祥等修，王之臣纂：《朔方道志》卷一《輿地志上·邊界》，民國十五年（1926）鉛印本，第 114 頁。
- ⑬ 黃恩錫編纂，鄭元吉修纂：《續修中衛縣志》卷四《邊防考·邊界》，第 122—123 頁。
- ⑭ 黃恩錫編纂，鄭元吉修纂：《續修中衛縣志》卷四《邊防考·邊界》，第 122 頁。
- ⑮ 該圖現藏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據圖中“寧化塞堡”中的“寧”字之避諱，推斷這幅圖繪製的上限為道光以後。另，據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於金積堡設置寧靈廳，但輿圖中並沒有繪出，推斷這幅地圖繪製的下限為同治十三年（1874）之前。
- ⑯ 《清穆宗實錄》卷五十九，同治二年二月下乙巳條，第 49461 頁。

（作者單位：寧夏大學人文學院）